

中文26



老戰士

周潔夫著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老戰士

周潔夫著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一九五〇年二月一版

老戰士

著者 周潔夫

發行者 張鴻志

印刷者 洪興印刷廠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分發行所 聯書店

上海 寧波路六五五號
漢口 交通路
長沙 府正街
昆明 武成路
上海·北京·漢口·廣州

編號 463 版稅 120

滬 0001—3000

目 錄

老戰士·····	一
送俘虜·····	一九
槍·····	三五
好兄弟·····	四一
平常的故事·····	六五
老紅軍回來了·····	八三

老戰士

孟連長全身縮在日本大衣裏，左手大拇指和食指夾住下巴，右手食指在一張四開報上往下移動，逐字逐字的唸着：「進犯蔣軍受創潰退，遺屍五十餘具……」他輕蔑地笑出聲來：「這些送死鬼！」這時門輕輕推開，通訊員跨進門限，用剛發育的嗓子說：「報告連長！有個老頭兒要見你。」

「請他進來。」孟連長的左手從下巴移到桌沿，站起來，把滑到肩上的日本大衣拉上，來回踱着步子。他想：「一定又是來慰勞部隊的。」他在八步長的房子裏踱了兩轉，當他第三次背向

着門的時候，一聲非常熟悉的蒼洪的「敬禮！」使他猛地轉過身子，他疾速地奔過去，一下握住來人的雙手：「呵，劉長勇！」

「連長！」劉長勇半仰着頭，眼睛停在比他高半個頭的孟連長的臉上：「你黑了！瘦了！」

「幾個月來儘走路呵！」孟連長掐了掐手指：「咱們有半年沒見了，是不是？」

劉長勇點了點頭。卸下背上的藍布包裹，投到鋪着日本軍毯的炕上，就在包裹旁邊坐下，把戴着圓氈帽的頭伸向前面，高聲大氣地說：「前天我遇到一個熟人，他是在這一帶做買賣的。他說，李家村上住着一連八路軍，連長姓孟，對老百姓有說有笑，可是個好脾氣。我就問他長得怎麼個模樣？他說，大高個兒，瞎了一隻眼。好啦，他這麼一說我就猜準定歸是你啦，天下姓孟的又瞎了一隻眼的連長可不多啊！今天一大早我一撒腿就跑來了，一氣跑了四十多里地。」

「難得你老遠跑來看我。來了就好好玩一玩，歇一兩天再走。」

劉長勇忽然呵呵大笑，笑得眼梢的皺紋都擠在一起。他亮着嗓子說：「連長，我不同去了！」

孟連長詫異地盯着劉長勇發紅的臉。

「連長，你記不記得我講過的話？」

孟連長顯然更迷惑了，咬着下唇，眉間現出兩條短槽。

「今年四月間，你和指導員再三勸我復員，說是和平啦，咱們要遵守——遵守什麼個鬼方案。那時節我看你們攆得急，要留也留不下，就應承下了。臨走前一天，我想着不好，要是國民黨要滑頭怎麼辦呢？我又跑到連部來問你們：『要是國民黨自己不裁兵，趁着咱們復員發大兵來打咱們怎麼辦？』你們說是大概不至於吧。我心裏總放不下，就說：『要是國民黨反動派要打內戰，我一定回到八路軍來！』就這句話，你忘了嗎？那時候你還點頭稱好呢。」

「哦！」孟連長的眉心解開了，他感慨地說：「那時候我們實在太老實了。」

「害得我閒了五六個月。」劉長勇氣憤憤地說。

孟連長却突然問：「你今年四十——？」

「四十二。」

「是呀，四十二怎麼還能扛槍！」

「我離開部隊的時候也是四十二呀，一歲也不短。」

孟連長背靠桌沿，望了一回劉長勇背後的牆壁，然後搖搖頭說：「你還是回家吧！」

「我回家作什麼？」劉長勇發急了，他攤開兩手，抖動着爬滿黑短髭的下巴：「我的孩子已經成了家，在區上當助理員，吃穿都由公家給。分到的七畝地人家給鋤了兩遍草——我去鋤人家

還不讓，穀穗長得黃飽飽的。媳婦會紡綫，又會織布，吃穿全不愁，家裏安排得妥妥貼貼，用不着我這個老粗插手。現在反動派快打到家門前來了，離咱們家只有百來里地。孩子成天跑去跑來，徵草點糧，媳婦又做鞋子，又當宣傳員。他們小倆口兩嘴會說，兩雙手能動。我呢！在家裏礙手礙脚的。下地吧，別人忙着打仗，我這個撈過七八年槍桿子的倒躲到地裏去，怎麼說也說不過去。再說，我是個特等射手，打仗也打了十來年，最精通的還算拿槍這一門，我不出陣去幹倒他幾個還幹啥？這回出來，我已經給孩子們說妥啦：要是我回不去，死了，他們就得多出一倍力，替我報仇，你看，我還能回家去嗎？」

孟連長想起了一件事，他大聲地說：「我忘了告訴你：我已經調開原先那個連了。班上的同志恐怕你一個也不認識。」

劉長勇起初怔了怔，但立刻恢復原來的神情，他執拗地說：「只要能扛槍桿子就行，熟人多不多我不在乎。」

孟連長再沒有什麼可說了。他沉吟了一會，從抽屜中抽出幾張油光紙，說：「好吧，我寫封信問問看。」

劉長勇站在旁邊，眼珠隨着筆尖上下溜走。等到一張紙被墨跡佔去了三分之一的時候，他想

起一件事情，急促地說：「我是個特等射手，你把這一點寫上。」

孟連長笑了笑，在紙上塗去了幾個字。當劉長勇認識的「手」字在紙上一出現，他才寬慰地呼出一口長氣。

二

劉長勇已經穿上軍衣，揹上大槍。雖然班上一個熟人也沒有，但不到兩天，他就跟他們搞熟了。

現在劉長勇雜在隊伍裏，向他自己村子那個方向走去。星星在頭上閃爍，時而有一顆流星拖着長尾巴從高空墮下，消逝在低空中。風吹來有些冰人，搖得兩旁高粱沙沙發響。隊伍靜悄悄地移動着，背上的槍筒發出暗淡的閃光。

「老伯伯！坑！」

走在劉長勇前面的王海根回過頭叮嚀。他是新戰士，愛鬧愛唱，愛開玩笑。他只有十八歲，比劉長勇還要低一節子。在短短五天內，他對劉長勇已經換了三種稱呼：開頭叫名字；第三天改

叫「劉大伯」；第四天索性叫「老伯伯」了。

「前面還有個大坑呢，小心把你埋進去。小老鼠！」劉長勇跨過坑，快樂地說。

「我跌進去馬上能够跳出來，你要跌進去呀，嘿，骨頭都跌碎啦。」

「別作聲！」

副班長在劉長勇的背後喝了一聲。

.....

轉過一個山坡，劉長勇的眼前突然亮了。天空低處映着一片紅光，紅光處傳來急驟的鐵鏈落在砧上的脆音。

「到家了！那是吳老四和他的姪兒在打矛槍頭子的……」劉長勇的心頭跳起來：「他們睡着了沒有？該睡着了吧？不會，鳳兒恐怕還在拖鞋底子的。……」

「誰？」遠處傳來一聲吆喝。「那是誰呢？好像是劉二貴的聲音，輪到他放槍那是準不會出錯子的。」他想。劉長勇就在持着矛槍的劉二貴身邊過去了，沒有向他招呼。

隊伍走進了街口。當劉長勇走過第二條橫街的時候，他側轉頭望進去，街裏燈全熄了，只有幾隻狗在街上拖長聲音嚎叫。他辨不出哪一聲是他家裏的老花狗叫的。

「那麼他們睡着了。也該睡了，白天勞累了一天……」他在心裏說着，跳着的心慢慢的平靜了。於是他把肩上的三八大蓋往裏聳了聳，抵緊皮帶，眼望着王海根の後頸，走出村口。眼前又出現了一片黑暗，金屬的碰擊聲也越來越低微了。雖然他不願意回頭去望，但不知不覺的還是回頭望了兩次，而望到的只是映在空中的紅光。

「好好睡吧，我不會允許敵人來擾害的！」他第二次回頭向前的時候，喃喃地說。

隊伍又走過一個村子，風吹來更冰人了。劉長勇的左腿上起了一陣漲痛，腰部也逐漸往前傾斜，「見鬼，這還成！」他低聲咒罵着，挺直胸膛，打起精神，故意把左腿狠狠蹬着地面。但右腿也像有什麼東西絆住了似地，越走越跨不開步子。

「跟上！」副班長的聲音又響了。劉長勇這才發覺王海根の後頸已經看不清了，他急忙小跑了幾步，追近了王海根，却忍不住喘了幾口氣。

走在王海根前面的孫鐵賓聽到喘氣的聲音，他站住了，退到一旁，拉住劉長勇的槍皮帶，想把它接過來：「讓我揹上！」他輕聲的說。在他說來即使是輕聲，但連隔了五個人的班長劉仁弟也聽見了。他說了一句：「輕些！」

一種受辱的感情從劉長勇的心底浮起，他想說「走你的吧！」但是他了解孫鐵賓是個直心

漢，看不過就講，講了就完，待每個人總是誠心誠意，所以只說了句「我不累，」就把孫鐵賓扔在後邊了。

孫鐵賓只幾步就趕上了劉長勇，他又輕聲囑了一句：「累了就說啊！」

「加油！老伯伯！別掉隊！」王海根扭轉脖子，悄聲悄氣地說。

「走你的吧！」這回劉長勇大聲地說了出來。王海根伸了伸舌頭，回過頭不作聲了。劉長勇又懊悔起來，暗暗責備自己火氣太大：「這是自家人呀，小孩子家又不存什麼惡意。」他心裏一陣難過，莫名其妙地說了句：「喂，小老鼠，冷不冷？」

「背都濕透了呢！」王海根搖一下背脊，頑皮地說。

休息的口令終於從前面傳了下來。劉長勇坐倒地上，撫摩着大腿，隨後張開兩臂，讓腰部盡量彎倒。就在這時，遠處傳來第一聲的雞叫。

三

隊伍解散了。戰士們三個兩個地走着，低語着，風把腳步聲和低語聲淹沒了。

劉長勇低頭走着，覺得渾身燥熱，在他的耳朵裏，震響着孟連長的聲音：「大樹坡的老百姓剛從日本鬼子手裏解放出來，沒過上一年安樂生活，國民黨反動派又騎到他們頭上去了。逼着他們一天到晚搬石頭，搗木料，把莊稼全荒了……咱們這回一定要拿下碉堡，解救老百姓，……咱們要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劉長勇的心猛烈地震跳了一下。

「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這是一句他最愛聽的話，也是一句他最愛說的話，每次一聽到這句話，總像有一股誘力似地引他奮發勃興。他唸着它，彎進一條小巷。一扇門砰地推開了，一個人閃出來，迎着他喊：「快一點！就等着你呢。」

桌子上點着一盞煤油燈，班長劉仁弟站在桌子和窗戶中間，從破窗紙鑽進的風吹起他露出帽沿的頭髮。同志們都坐在炕上，有兩三個人吸着旱烟，烟氣把燈光遮得更暗淡了。劉長勇爬上炕，坐到炕角落裏。他摘下三八式，橫在膝蓋上，立刻又把槍往下移了移，讓槍托碰着炕席，就着燈光檢視烏亮的槍口。

「聽呵！亂動個什麼？」坐在炕沿的孫錢賓把胳膊往後通了通，劉長勇這才把眼光移到油燈那邊。

「……咱們第五班担任主攻！」班長劉仁弟說了一句，靜默了。這是他常有的習慣：說一

句，停一下，但每一句話都清楚沉着：「——這是個光榮的任務——大伙兒都要努一把力——把烏龜殼拿下來——捉幾個黃皮兔子——繳上幾支美國槍——大家有信心沒有？」

「有！」炕上騷動了，有人往前面移，劉長勇給人影遮住了。

孫鐵賓跳下炕，轉過身對着大家，把燈光全遮暗了。他用打鑼似的聲音說：「我提出跟全班人比賽，看誰繳槍多！」

「好！」「我和你比！」「……」炕上有幾個人同時並起，聲音混成一片。半截烟頭飛到地上。

劉長勇推開擋在面前的王海根，全身映在燈光裏，把三八大蓋往空中一舉，大聲地說：「還要不浪費子彈，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

「行！一槍打一個！」孫鐵賓抖一抖槍，側過臉：「班長！你作證人。」

班長劉仁弟繞着桌子走過來，說：「我要參加比賽，讓別人做證人吧。」

「我參加！」「我也參加！」「我向全班挑戰！」洪亮的，急促的，粗嘎而有力的聲音一個纏着一個。而窗外的風也吼嘯得更厲害了，好像有人在用鞭梢猛擊着空氣。

班長劉仁弟眼睛發亮，他搖手止住了喧嚷：「好吧，大家都比賽，大家都做證人！——誰還

有什麼意見？」

「我有——」劉長勇跳到地上，挺直身子，站在班長面前：「我要求參加上半班！」

班長猶豫了一會，說：「要能快跑呀！」

「我衝鋒的次數記也記不清了。這裏——」劉長勇撩起左袖管，指一指手腕上銅錢大的疤痕：「就是孟連長打壞一隻眼睛那回受的傷，我是緊跟在連長後面的。」

「你——」

「我老了，犧牲了也不要緊。」劉長勇搶着說。見班長祇着下唇不說話，他又補充了一句：「我的經驗多。」班長點了點頭。

王海根忽地鑽進來，插在中間：「報告班長！我要求參加上半班！」

班長搖搖頭：「你沒有打過仗。」

「做什麼總得有第一次的。我的家離大樹坡只有三十里地，就在西面。」王海根伸手往窗上指了一指，他的語音和食指都有點抖顫。不知怎麼，劉長勇忽然難過起來。

「集合！」那是值星班長的粗嗓子。破窗紙外面貼上一隻眼睛。

房裏響起槍上肩和腳步的聲音。班長劉仁弟第一個走出去。孫鐵賓在門旁把王海根擠了一

下，拖着龐大的身影緊跟出去。劉長勇留在最後面，他四圍看了看，不會發見遺留什麼東西。在離開之前，他把那盞煤油燈吹熄了。

四

劉長勇跟着前面的黑影，彎下腰大步走着，有時小跑一陣。風灌進他的嘴，灌進他的肺，幾次忍不住想咳嗽，但他立即用舌頭抵住上顎，把咳嗽壓制下去。他登上一道斜坡，走了三五百米，前面那個黑影終於仆倒了。他緊跑了幾步，仆倒在那個人的旁邊，前面正好是一道土坎。

黑綽綽的天在移動，一顆星也不會露出來。劉長勇摸不清現在是什麼時候，只從滲人的寒氣判斷，總該過了子夜。他伏着，把槍平伸在土坎上，竭力凝視前方，前方是黑糊糊的一片，什麼也看不清楚。

「媽的，急死人了。」伏在劉長勇右邊的王海根不耐煩了，低低罵了一聲。劉長勇立刻伸手摀住他的嘴，爬了兩步，用嘴堵住他的耳朵，嚴厲地說：「不許嚷！」

又過了約模半個鐘頭。劉長勇的眼前突然一亮，他趕急又把頭低倒一些，從帽沿下望去，他

看見就在距離三百米遠處，透出四點白光，在天空低處也出現了一道閃爍的光焰。那白光一亮一滅，又一亮，兩分鐘後眼前又全然黑了。劉長勇這才明白碉堡這一面有四個槍眼，碉堡還沒完成，頂子沒蓋起。

「那是換哨的還是解小手的呢？」劉長勇猜測着，而班長的聲音在他身旁響起來了：「散開些！」他往左移了兩步，右手指扣住槍機。

風小了一些。頭上露出幾顆星星，寒氣却越來越濃重了。劉長勇縮回手，在僵冷的手指上呵了口氣：「準到了拂曉時候了！」他想。

「拍！拍拍拍！」遠處什麼地方信號槍打響了。隨着是綿密的槍響。背後，班長發出攻擊的命令。劉長勇跳起身子，手端着槍，一直衝奔前去。他發現前面有兩個黑影：一個高大，一個矮小，那矮小的忽然斜着跑起來，插到他的左邊去了。「這冒失鬼！把目標弄得這麼大。」他暗暗着急，他想叫，但剛一張口就止住了。

迎面射來兩顆子彈，從身旁掠過。就打在後邊的地面上。不知誰還擊了一槍，碉堡上發出一道火星。突然間，碉堡的斜角吐出血紅的火舌：「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劉長勇急忙仆倒，就在同時，左前方有人「噲」了一聲，隨後發出一聲短促的呻吟就靜默了。劉長勇的心頭好